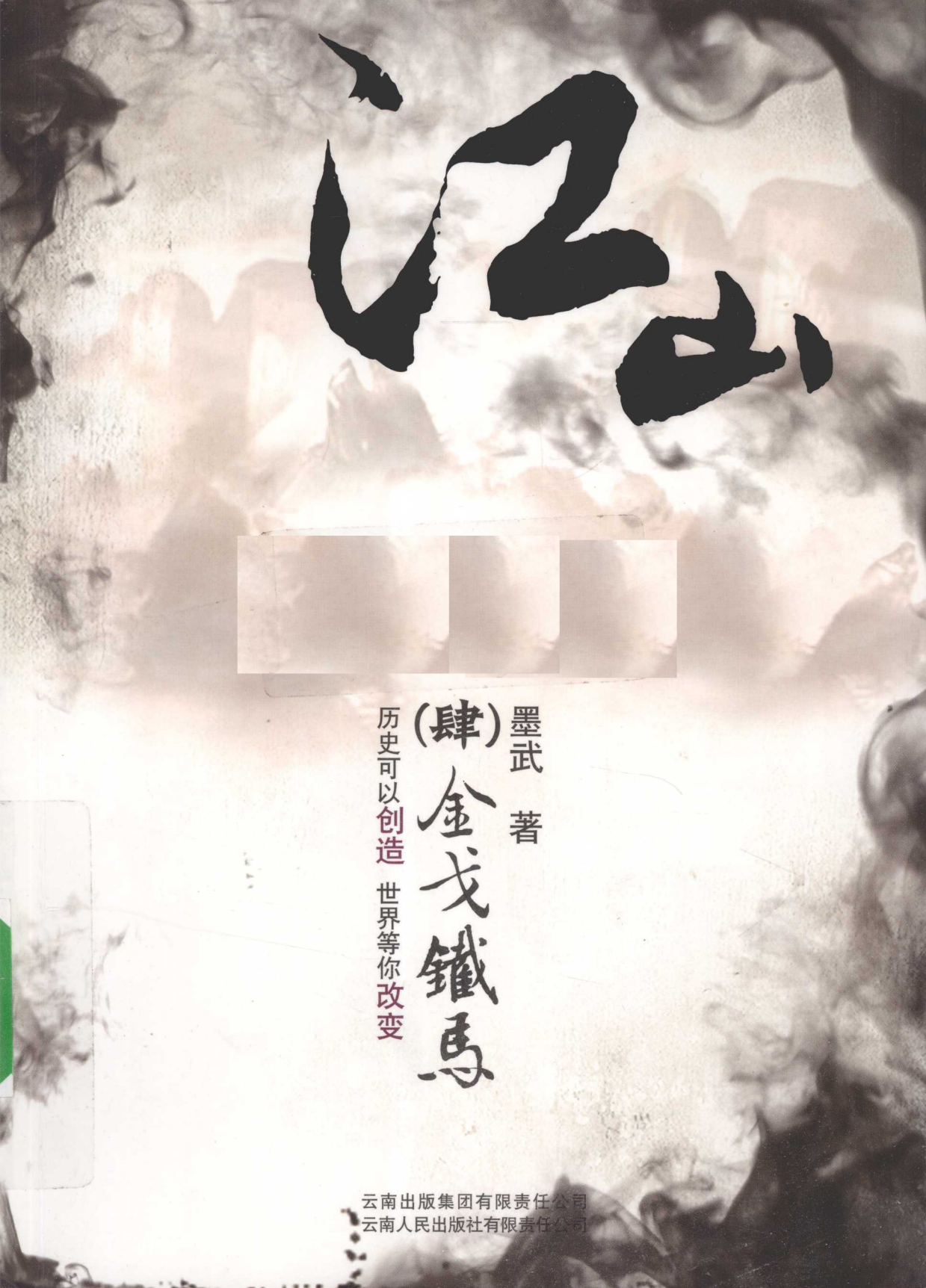




江山

墨武 著

(肆) 金戈鐵馬

历史可以创造 世界等你改变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Jiang Shan 金戈鐵馬

新編 (CIP) 目錄 江山 第四卷

墨武◎著

江山

墨武◎著

江山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卷五十
卷五十一
卷五十二
卷五十三
卷五十四
卷五十五
卷五十六
卷五十七
卷五十八
卷五十九
卷六十
卷六十一
卷六十二
卷六十三
卷六十四
卷六十五
卷六十六
卷六十七
卷六十八
卷六十九
卷七十
卷七十一
卷七十二
卷七十三
卷七十四
卷七十五
卷七十六
卷七十七
卷七十八
卷七十九
卷八十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卷八十三
卷八十四
卷八十五
卷八十六
卷八十七
卷八十八
卷八十九
卷九十
卷九十一
卷九十二
卷九十三
卷九十四
卷九十五
卷九十六
卷九十七
卷九十八
卷九十九
卷一百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山·肆, 金戈铁马 / 墨武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222-06633-5

I. ①江... II. ①墨...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38622号

江山 肆

墨武◎著

策 划: 英特颂 / 陆煥峰

责任编辑: 马 清

特约编辑: 秦皖春

责任印制: 段金华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经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25
字数	530
版次	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6633-5
定价	29.80元

经销电话: 021-56550055

（此页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法律依据）
（此页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法律依据）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迷雾重重/001
第二章	明月弯刀/011
第三章	反守为攻/024
第四章	西京易手/035
第五章	刺王杀驾/046
第六章	一波三折/059
第七章	星坠帝落/068
第八章	天涯咫尺/078
第九章	柔情似水/088
第十章	裴家父女/098
第十一章	各怀机心/107
第十二章	阴谋背叛/117
第十三章	功败垂成/131
第十四章	忠义两难/144
第十五章	千军横行/157
第十六章	铁甲雄风/164
第十七章	干戈寥落/176
第十八章	烈焰焚骑/185
第十九章	取舍两难/197



目 录

CONTENTS

- | | |
|-------|----------|
| 第二十章 | 妙手神医/206 |
| 第二十一章 | 出师不利/214 |
| 第二十二章 | 防不胜防/223 |
| 第二十三章 | 暗藏杀机/236 |
| 第二十四章 | 以身试药/250 |
| 第二十五章 | 两王相会/266 |
| 第二十六章 | 七茶盟誓/276 |
| 第二十七章 | 柳暗花明/286 |
| 第二十八章 | 绝情有情/297 |
| 第二十九章 | 蛊毒心毒/307 |
| 第三十章 | 意外之人/318 |
| 第三十一章 | 圣女痴情/329 |
| 第三十二章 | 最后请求/339 |
| 第三十三章 | 惊天大计/349 |
| 第三十四章 | 不择手段/359 |
| 第三十五章 | 穷途末路/370 |
| 第三十六章 | 两路对敌/378 |
| 第三十七章 | 火烧鄱阳/388 |

第一章 迷雾重重

山风凛冽，吹得众人衣袂飘飘。红叶舞动，宛若众人繁杂的心思。

虬髯客屹立在山石之上，只是望着符平居道：“符道主，许久不见，一向可好？”

符平居脸色不变，可眼中蓦地光芒暴涨，嘴唇动了两下，却是无语。

萧布衣皱眉，他见虬髯客只凭空弓退敌，威风凛凛，豪气干云，不由为之心折，可听到虬髯客的话，想及虬髯客的来意，又不由疑惑重重。

虬髯客为何出现？他来东都，或者说他来鹊山做什么？

萧布衣心中疑惑，却是按兵不动。无论虬髯客如何来做，他信任虬髯客，就如他信任李靖一样！

他不说不说，总有他的理由。萧布衣选择了相信。

这三个人彼此沉默，山风呼啸，更显得杀机重重，但萧布衣却已不慌，无论如何，虬髯客在此，符平居也是不敢轻举妄动。

三人各有所思，黑衣女子亦是心悸不已。她被符平居袭击，几乎丧命，手心满是冷汗。方才符平居的斧头砍来，凌厉非常，让她防不胜防，若非他突然撤走，她虽不会毙命，但是受伤难免。这让她不由得重新审读起萧布衣来。她总觉得萧布衣出刀无招无势，武功没有章法，若是二人动手的话，自己不见得弱过他，可这次身临其境才发现符平居的恐怖之处，不由得惊诧萧布衣的韧性和潜力，比起当初和张须陀的那一战，萧布衣的武功可用突飞猛进来形容，只要假以时日，不要说她，就算符平居都不见得再能占到上风！

这样的人才，这样的武功，这样的权势，他会是太平道的大将军？黑衣女子心中

闪过疑惑，抿着嘴唇，目光终于落在虬髯客身上，暗自叹息道：天下英雄，虬髯客绝顶！

符平居敢对天下人下手，但是遇到虬髯客，亦是缩手缩脚。

四人都是有着秘密，都是高手，却亦都是沉默。虬髯客终于打破了沉寂，凝声道：“符道主身为太平四道中人，又为楼观之首，当初为了一诺，销声匿迹十数年，不知两次出手，可是忘记了当初的承诺？”

符平居还是不语，只是凝望虬髯客，目光复杂。

萧布衣满是疑惑，心道：太平四道中人是什么意思？楼观之首又是什么意思？虬髯客看起来和这个符平居是旧识，那十数年前的一诺又是何解？虬髯客说符平居两次出手，难道说的是他两次刺杀自己？虬髯客又是从何得知？

当初他遇到虬髯客之时，只以为他是笑傲草莽的豪杰之士，可没想到虬髯客以后每次出现都会给他带来新的疑惑。他和道信有什么承诺？又如何与符平居相识？

虬髯客见符平居不语，脸上露出诧异，“符道主，许久不见，难道话都不会说了？”符平居终于冷哼一声，“虬髯客，你来此做甚？”虬髯客眼中诧异更浓，“你说什么？你……”

二人自顾自地说话，萧布衣心中却有莫名的困惑，总觉得有些问题在脑海中闪动，却是想不明白。

虬髯客脸色变得肃然，突然说道：“楼道主，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请问天涯明月何在？”符平居愕然，“你……哼！……”他还是置之不理。虬髯客双眸寒光一现，“你是谁？！”

此言一出，符平居手上青筋暴起，眼中寒光闪烁，萧布衣却是差点晕了过去。方才听虬髯客所言，他本来已经认为眼前这个符平居就是虬髯客的旧识，而且是什么太平道的四道中人，可虬髯客转瞬不认，这其中又有什么玄机？

山风再起，虬髯客陡然长啸，声动四野，“你不是符平居！你冒充符平居，你又是谁？！”他话音初起，人已闪动，话音才落，人已到符平居所立大石之前。

萧布衣见过虬髯客展露武功，可却从未见过他如此快捷的身法，心中不由敬仰，暗想虬髯客武功高绝，原来平日所展并非全力。当初他力杀突厥兵，自己都是惊为天人，可与如今的身法一比，却还是略有不及。虬髯客武功之深，实在不可测量！

可符平居似乎早就警觉，虬髯客长啸之时，他身形已动，等到虬髯客蹿到大石之前，他已经跳下去，向山顶奔去。

虬髯客脚尖一点，已经上了岩石，见符平居远遁，双眉一竖，顾不得和萧布衣说话，已然向山顶追去。

二人奔走甚急，转瞬人影已经缩小有如弹丸。萧布衣低呼道：“跟上去。”

他才起步，感觉黑衣女子不动，回头问道：“怎么了？”女子犹豫了下，拔足跟随。

萧布衣知道虬髯客武功高绝，由他对抗符平居，当无性命危险，可毕竟兄弟情深，何况又觉得疑惑重重，便顺着他们的方向追过去。等到了山巅，只见白云缥缈，

万物肃杀，举目望去，遍山红叶，一断崖横亘，深望森然，虬髯客和符平居却早就踪影不见。

萧布衣皱眉，却是细心观察周围一草一木，见到崖边有枯枝新折，沉声道：“他们应该是从这里跳下去了！”

断崖颇险，常人要下去并不容易，可对于张、符二人来说，问题倒还不大。萧布衣没想到符平居——应该说是假符平居——武功强悍，却竟然不敢和虬髯客照面，一时间疑惑和倾慕并重，心绪起伏，不知如何是好。

“要不要跳下去？”黑衣女子终于问道。“你说呢？”萧布衣问道。“你跳，我就跳！”黑衣女子毫不犹豫道。

萧布衣目光中露出感动之色，“你！……谢谢。可我大哥应该无事，不如在这里等他就好。”“你大哥？……”黑衣女子喃喃道，“他就是虬髯客吧？”

萧布衣点头。黑衣女子轻声道：“我早就听人说过虬髯客的侠骨傲风，今日得见，才发现他应为天下英豪之首！”

萧布衣听到这里，胸中涌起自豪之意，“武功也就算了，张大哥为人侠正，这才是至关重要之事。”黑衣女子喃喃道：“武功也就算了？以我们二人联手之力，要胜符平居能有几成把握？两成？可虬髯客一到，惊得符平居落荒而逃。这种风骨侠气，谁能能及？这种武功，怎么能说算就算？”

“你师父也不能及吗？”萧布衣装作漫不经心地问。“我没有师父。”黑衣女子淡然道。萧布衣愕然，“这怎么可能？你武功如此高强，怎么会没有师父？”

“那你有师父吗？”黑衣女子问道。

萧布衣怔住，这才发现自己亦是没有什么师父。尉迟恭教了他刀法，虬髯客教了他内功，这二人都是不拘一格之人，他的武功得二人传授，本性亦不拘一格，且因为身经百战，更是从浴血中习练出杀人之法。严格来说，这二人是他的朋友，是他的兄长，却没有师徒的名分。

“我……我的确没有什么师父。”“那你不是武功高强，却没有师父？”

黑衣女子突然用断剑在地上划了几下，沉声道：“方才符平居绕路而行，你在大石上击之，一击不中后，我已出手。如果你直接取他左路，而不是绕到他身后，你我联手，不见得伤不了符平居。”

萧布衣脸上唯有尴尬，已经明白黑衣女子说什么。

“听虬髯客所言，这个符平居显然是假冒的货色，他是不是第一次行刺你的那个符平居？”黑衣女子继续说道，“我们两次交手时间都短，看不出什么，可我宁可他是第一个符平居。也就是说，这两次行刺你的人都是假符平居，和虬髯客认识的符平居不同。”

“为什么？”萧布衣问道。黑衣女子漠然道：“若这两次不是一个人，你以后只怕要天天拎着脑袋过日子。”

萧布衣苦笑，已经明白黑衣女子的语意。一个符平居已经够他闹心，再冒出个假冒的，而且武功如此高强，那实在让他寝食难安。

“你武功比起当初战张须陀之时，已经高出太多。可那时候你我联手，还是能伤了张须陀，而且张须陀的武功绝对不比符平居差，我敢肯定！”

萧布衣点头，“你说的不错。”

“可我们联手一击，却没有伤得了符平居，只因为你突然绕到他后路，耽误了时间。对高手而言，一线光阴都是关系生死，何况那时不止差了一线。”黑衣女子抬头望向萧布衣，目光淡漠，“你武功高强，本来出手时机都把握得极为准确，所以这里只有一个解释。”

“什么解释？”萧布衣硬着头皮问。“你不相信我，对我有了戒心，是不是？”黑衣女子双眸如水，亮若天星。

黑衣女子开门见山，一语道破关键所在。萧布衣脸上本有尴尬，可听到她指出自己的疑虑后，反而正色道：“不错，我那一刻的确对你有了猜忌之心。”

黑衣女子听到他承认，轻叹一声，“其实我这也是猜测。我只以为，人与人之间，可以无间，我也以为……我跟随你一路，能得到你的信任。这么说……符平居遽然而来，肯定是有人泄露了消息，所以你怀疑到我的身上？”萧布衣沉默半晌，“你说的确是个疑点。我这次来鹊山极为隐蔽，朝中大臣均不知晓，只道我闭门不出，而知道我行踪的人……并不多。不过真正让我疑惑的却是，符平居使用的盾牌，洛水袭驾之时我已经看过……”

“所以你就怀疑符平居本来是和我一伙，他既然害你性命，我也不例外？”

萧布衣听她问得尖锐，却是正色道：“不错，命只有一条，我又担负太多的责任，如何能不小心从事？”他说得诚恳。黑衣女子点头道：“原来如此。”说完后，她再无言语。

萧布衣不知道她的心思，却也不问，盘膝坐下来，静候虬髯客回转。

黑衣女子见状，亦是拣了块山石坐下来，凝望天边的浮云远山。山风吹来，已有透骨寒意，她喃喃道：“多半是要下雪了吧。”

萧布衣不解其意，更是接不上话茬。他见黑衣女子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反倒有点愧然自己的多疑。可他亦是无可奈何，他现在身负重担，当然要小心从事。若没有似今日般的小心，他几年前说不定已然毙命。

二人坐在山顶静候，却一直不见虬髯客前来。日落西山，苍穹被暮色笼罩，萧布衣轻叹一声，“回去吧。”黑衣女子点头，默默跟随，等到了山下，孙少方已早早等候。

原来孙少方得萧布衣的吩咐，一直是在山的另外一边，这面打斗之时，方才赶来，可见到萧布衣在山顶和黑衣女子默坐，只怕不便，又在山下等候。

见萧布衣前来，孙少方道：“萧老大……翟让他们出谷奔瓦岗的方向去了。”

黑衣女子目光滴溜溜地在他脸上转过，想要说什么，终于忍住。萧布衣却点头道：“好，传令下去，明晨命张镇周攻洛口，王世充打月城，河内通守孟善谊渡黄河出牛口攻击荥阳北瓦岗军，舒展威带兵攻方山，不得有误。”

孙少方领令退下，黑衣女子却道：“你把计划说给我听，难道不怕我泄露出

去？”萧布衣微笑道：“我同时用四路大军攻打李密，现在谁知道与否，都对我的大计无关紧要。”

黑衣女子喃喃道：“如今瓦岗势力已被你控制，洛口已算瓦岗最西所在，月城近洛口仓，这两地若被攻克的话，洛口仓只凭临时建垒防御，就算有大军驻扎，想必也是人心惶惶，离败亡不久了。”

萧布衣笑笑，“你说的丝毫不错，李密善用谋略，却是以机心控制手下，虽是兴盛极快，可只怕衰败也快。他好用奇兵，伏击张须陀、取金堤关、攻洛口仓都是如此。可他的兵士少逢硬仗，若论执行能力，还是不及隋军。可他现在势力还是庞大，我等若是急攻，只怕损失惨重，但今日打他一个地方，明日攻他另外的土地，瓦岗军又逢寨主离去，李密杀戮瓦岗旧部，或许不用我来攻打，他们已不攻自破。”

“不过牛口在东北，方山在南方，你四路大军却非瓮中捉鳖之势。”黑衣女子皱眉道，“东南有极大的缺口，只怕瓦岗军会从这个方向败逃。”

萧布衣眼中闪过狡黠的笑，“他们逃了更好，我现在只担心他们不逃。如今瓦岗之所以还能乱，一在李密，一在洛口仓。他们若失洛口仓，凭李密通天之能，也再不能兴风作浪！瓦岗盗匪虽不是朝臣说的什么饥贼盗米之徒，可毕竟以粮食为根基，没有洛口仓，他们怎么活得下去？”

黑衣女子轻叹一声，“虽然我很多事情并不了然，但看来李密不免还是要败在你的手下。”萧布衣心中微动，“这件事情，不知道天书可有记载？”黑衣女子凝望萧布衣良久，摇头道：“我不知道。”

二人又是默然，萧布衣看了看远方，呼哨一声，月光如飞般从远处跑来，身边跟着黑衣女子的坐骑，二人翻身上马，径直向东行去。

“回东都吗？”黑衣女子问道。萧布衣点头，又是摇头，“回东都之前，我要先去见一个人。”

黑衣女子点头，也不询问，突然道：“萧布衣，你既然有虬髯客相助，我暂且可以放心。我想离开一段时间，做一件事情。”萧布衣诧异，“你要去就去，我当不会阻拦，可你要去哪里，是否需要帮手？”

黑衣女子轻叹道：“萧布衣，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萧布衣愕然，“你此话何意？”

黑衣女子半晌才道：“其实我对你本来很是恼怒，杀符平居的机会不多，却被你轻易错过，究其根本是你起了疑心，这很让我失望。可听你解释后，我又觉得可以接受，毕竟你和我不同，你现在远比我负担要重，想的要多。我亲眼见你一步步地把李密逼到了绝境，手段无不用极，可你对朋友都是不差，我想……就算有些用意的见到你，只怕也会改变初衷。”

萧布衣不肯错过黑衣女子所说的每句话，半晌才道：“谢谢。可你想必还是生气了，不然为何要离开？”

黑衣女子反问道：“我可问过你天机的秘密？”“没有。”萧布衣摇头。

“我可问过你如何对付李密？”“也没有。”萧布衣苦笑。

“那我好像也从来没有问过你，虬髯客为何会认识符平居？”萧布衣只能道：“我也不知道张大哥为何会认识符平居，你说的没错，你本来就没有问过我什么，你自然也可以不答任何问题。”

“你其实太聪明了些，很多事情别人或许没有说出，你却已经替他们想到。”黑衣女子望着远方的黑暗，沉声道，“我其实只是想告诉你，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你可知道我为什么只吃白饭？”

萧布衣半晌才道：“可能是为了练功，或许是为了减肥……”

他竭力想把气氛搞得轻松些，黑衣女子却是苦笑道：“减肥？你可知道，我小时候，吃的都是什么？稻糠夹杂着杂草，有时候，猪都不吃！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一碗没有稻糠的米饭，可那要求却是奢求……”

萧布衣沉默下来，若有所思地望着黑衣女子，似乎离她又近了几分。他从来没有听这个吃白饭的女子说过心事，她是个淡漠的人，但她今天为什么要说？

“我小时候，吃过田地里一切能吃的东西。那年大旱，颗粒无收，转瞬就是瘟疫，病死无数。我只能在田里找些蚯蚓、老鼠来充饥……可蚯蚓也不肥，老鼠身子和尾巴差不多粗细。”黑衣女子漠然地笑，看起来更像是忧伤。她说的口气平平淡淡，而萧布衣听到“蚯蚓也不肥”这几个字的时候，想到黑衣女子波澜不惊的语气，一阵心悸。

黑衣女子继续道：“有一次，我娘饿得受不了，甚至对我说：‘思楠，娘若是死了，你就把娘吃了，那还够你活上几个月……’”

萧布衣霍然扭头望过去，只见到黑巾已湿，黑暗中，女子泪光莹然。萧布衣心头微颤，他见过太多女人哭，可从来没有见过黑衣女子哭，在他看来，黑衣女子冷漠得如雪山冰窟般，可他从未想到过，原来她也有过如此悲惨的经历，或许，她的冷漠不过是对生死看透。

思楠？原来这个吃白饭的女子叫思楠。萧布衣暗自想到。

黑衣女子沉默良久，萧布衣也只是默默地倾听。夜幕降临，苍穹被黑暗笼罩，几点星星眨呀眨的，释放着微不足道的光芒。

荒野外，寒风肃杀，冷得万物蛰伏。马蹄轻响，踏着那无尽的黑暗……

萧布衣想起“你就把娘吃了”这几个字，突然有种想要落泪的感觉。人吃人不是没有，但是能舍身的，除了佛祖，当然还有母亲！

“我从那时候就知道，绝不能浪费一粒粮食。”黑衣女子轻声道，“你们觉得我吃白饭很怪异，我却觉得，我很幸福。能吃碗白饭，真的很好，我很知足。”

萧布衣心中感动，轻声道：“总吃白饭没有营养，也可以吃点别的。”

“我是在提醒自己，切莫忘记了以往的光阴。”黑衣女子继续说着，波澜不惊，“后来我母亲……眼看就要饿死了，她把一切能吃的都给我吃，但是那也活不了几天，这时候有人救了我。”

萧布衣想问是谁，终于忍住。

“我从此以后，就被那人传授武功，习练剑法，也不用整日担心没有饭吃。可那

人不说是我的师父，只让我帮他做三件事情，偿还恩情即可。所以我说没有师父，并非骗你。至于天书中有没有记载你的事情，我没有看过完整的天书，所以并不知情。你说这样的人，对我说的话，我会不信吗？”

“那人……什么模样？”萧布衣一颗心怦怦大跳。黑衣女子摇头道：“抱歉，我不能说。但我想，他对你总没有恶意……”

萧布衣不出意料地失望，沉吟良久，“那你要帮他做三件什么事情？”

“这三件事情是我感激他救命之恩，心甘情愿所做，到现在已经完成了一件半。”黑衣女子犹豫了下，“第一件你应该知道，就是洛水袭驾，刺杀杨广。”

“你真的要刺杀杨广？”萧布衣诧异道。

黑衣女子点头，“事已发生，我不必隐瞒了。当初我接到命令，的确是要杀杨广，至于你后来出现，那是谁也料不到的事情。至于那拿盾之人，却是救我之人为我找寻的人手，我其实并不认识他们，可他们都有悍然不怕死的勇气，很让我……震惊。我听说他们是火门之人，我不知道什么是火门……也没有问过他们，本来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不相干的事情，你知道吗？”

萧布衣摇头，“我也不清楚。”

黑衣女子也不追问，若有所思道：“和我一同刺杀杨广那人应该不是符平居，可就算是符平居，他要杀你，我也要阻止！”

萧布衣舒了口气，“你刚才说三件事情，何为完成了一件半？”

“刺杀杨广一事虽是失手，可救我那人并没有责怪，只说是天意使然，杨广气数未尽。你信气数吗？”黑衣女子突然问。萧布衣半晌才道：“我不知道，不过如果要让我解释的话，那就是时机未到。”

黑衣女子想了半晌，点头道：“你说的时机比起气数而言，我倒是更容易理解。我的第二件事情，却是前来保护你，张须陀要杀你一事，却是他通知我的。救我那人说了，有人要对你下手，我当除之。不过他多半也没有想到过，要杀你的人，我也解决不掉。我能解决掉的人，对你来说已经不是威胁，我其实已经变成了鸡肋……”

萧布衣微笑道：“我从来没有见过对我这么有帮助的鸡肋。”

黑衣女子轻叹一声，“你可知道你和李密的最大差异？”萧布衣正色道：“愿闻高见。”

“我这也不是什么高见，只是一点看法。”黑衣女子淡然道，“李密他只想做手下的统领，他把自己摆在神的位置，就和杨广一样，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他们什么都不缺，但就是缺一个点醒自己的人。或许也是因为，他们根本听不进去。”

萧布衣默默地琢磨着黑衣女子的话，听她又说道：“而你则不同，你喜欢做手下的朋友，你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这很好，只是我不知道，随着你的权力日益膨胀，你会不会改变？我虽然觉得武功不差，可既然虬髯客来了，我想我终于可以去去做第三件事情了。”

“做什么？”萧布衣忍不住问。前两件事都对他有翻天覆地的改变，他不能不关心第三件事。

“很抱歉，我不能告诉你。”黑衣女子扭头望向萧布衣，阴冷的黑暗中双眸带着歉然，“他说了，任何事情没有做完之前，不能告诉任何人。”

“那……你小心。”萧布衣关切道。

黑衣女子扭过头去，“李密要败亡了，所以我决定今夜就要走。”

萧布衣皱眉，想不出这里有什么关系。黑衣女子虽说要走，却还是催马前行。萧布衣不解其意，突然想多听她说说话。本来在他潜意识中，觉得这女子孤傲如雪，多半是骄傲的缘故，没想到今日听她说了许久才发现，这种孤僻的性格却多半是由于身世的缘故。她应该从未对别人提及这些吧？萧布衣暗自琢磨。

“萧布衣，这些事情我从来没有和第二人说及，你知道我为什么今日要说起？”

黑衣女子突然问道。萧布衣正色道：“承蒙器重。”

黑衣女子轻叹一声，“我只怕，我再不和你说话，以后便没有机会了！”萧布衣心头狂震，“如果很危险的话，或许可以考虑另外一种解决的方法！”

黑衣女子沉默良久，“你我是不同类型的人，可你我又有相同之处。不同太多，相同却只有一点，你我都非为自己而活，这是命……难以抗拒的命……也是自己选择的命，我不后悔！”

说完这句话，她已经拨转马头向南而去。只是才走几步，突然勒住马儿，回身而望，见到萧布衣也是望着自己，黑暗中双眸闪亮。

“萧布衣，我想问你一句。”

“请问。”

“我听说天机已死过一次，不知道是真是假？”

萧布衣略做沉吟，点头道：“如果我是天机，那就是真！”

黑衣女子点点头，“这么说，他说的还是对的。对了，我只能告诉你一句，我第三件事情还和你有关，我若死了，定有书信转给你，写着我的请求，书信的落款就是……”她想了下，轻声道：“就是吃白饭的思楠吧。”

说完这句话，她快马扬鞭向南而去。只听马蹄阵阵，转瞬消失在黑暗之中。

萧布衣凝望她远去，心中突然有些不舍之感。黑衣女子就像是空气，有的时候，你或许不觉得她的存在，若是真的没有，才有种让人窒息的压抑。他承认自己失败了，他本来想从黑衣女子身上探寻太平道的秘密，但是黑衣女子无疑知道的也不多。

萧布衣默想了半天，总结着和黑衣女子的谈话所得，可却还是一头雾水。等到蹄声已消，这才摇摇头，策马向西。他远在鹊山，一路西行就是虎牢、巩县、洛口等地，这些都是盗匪所在之处，他却艺高胆大，全不畏惧。

他催马一路狂奔，等到了洛水之时，夜色更浓。

萧布衣四下望望，又沿洛水岸边向北邙山的方向行去，良久才停在一棵大树之下。流水淙淙，风声阵阵，洛水旁颇有寒意，萧布衣静静地凝望远山，不知道想着什么。

又过了良久，萧布衣扭过头，沉声道：“出来吧。”

一人从暗处走出来，抱拳施礼道：“贾润甫参见萧将军！”

罗士信醒来的时候，一时间不知道身处何地。

他只记得踉跄前行，只想离瓦岗越远越好，离萧布衣越远越好，离符平居越远越好。

他受伤极重，可因体格健硕，却还勉强熬得住。他体内之伤抵不过心中之痛，知道若是倒下，只怕会被瓦岗众人踩死。出了谷口后，一直拣些偏僻的路径行走，高高低低，全然没有放在心上。

他不怕死，可却不想莫名其妙地死去。他被萧布衣一刀从额头劈到了腹部，鲜血淋淋。他任由鲜血流淌，却也不包扎。

血越流越慢，身子渐渐变冷，罗士信已经走入乱山之中，抬头望向远处，苍茫一片，这才发现天色已暗。

这时候突然踩到一块石头，他脚下一软，骨碌碌地滚了下去。若是平时，早就霍然而起，可这时候的他，全身没有了力气，也不想挣扎，任由滚下去，“咚”的一声后，撞到了大石之上，转瞬晕了过去。

罗士信想到这里后，嘴角露出苦涩的笑，察觉到身在一谷中，凄凉空旷。望向夜空，只见几点星星，眨啊眨的宛若情人的眼睛。

罗士信放松四肢，任由自己躺在那里，只是想着：我这种人，要死也不容易！

“要我死，并不容易！”

罗士信躺在冰冷的泥土之上，突然听到了这个声音。声音比冰还冷，充满了傲然之意。罗士信有些吃惊，才发现谷中还有他人。

可这里是荒郊野外，除了他这个孤魂野鬼，还有谁？

既然有人说话，那显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存在。

罗士信想明白这点，并不急于移动，只是将目光向说话的地方望过去，然后他就看到了两个人。本来他躺在地上，要看人不易，可那两个人却都是站得极高，是以他能一眼看到。

只是夜色已深，他又体力衰退，已经看不清那两个人的面貌，只见到一人好似挽着一张大弓，那张弓极大，罗士信看去，突然想到张将军的长弓，胸口又如被打了一拳。

背对他那人，凝立大石之上，风吹衣动，飘然若仙。

只是看了几眼后，罗士信心中有了个古怪，心中道：“是他！应该是他！”他已经明白那人是谁，那人就是符平居。

想到“符平居”这个名字的时候，罗士信心口作痛，放声欲呼，可又感觉到古怪，至于哪里古怪，却是想不明白。

对阵二人当然就是虬髯客和符平居。

虬髯客冷笑道：“我让你死，你就要死！”他睥睨四方，神色有着说不出的自信。

罗士信听到他声音沉荡，扣人心弦，终于明白哪里不对。方才那句“要我死”的话并非虬髯客所说，当是符平居所言，可罗士信一阵心寒，符平居的声音并非如此。他心思一阵混乱，隐约觉察到不对，这个符平居，不像是他认识的那个符平居。

符平居却已放声长笑起来，“虬髯客，你未免太过自信。天下武功，并非易筋经最强。”“是吗？”虬髯客淡然道，“易筋经或许不是最强，但只要我比你强就好。”

他并非狂妄，这一路追过来，符平居拼尽全力，他却行有余力，只从身法耐力就看出这个假符平居绝非自己的对手。

“今日三招之内，我杀不了你，就放了你。”

虬髯客的声音飘飘缈缈，山谷回音。话音落地，只是一拨弓弦，“铮”的一声大响，罗士信只觉得重锤击胸，耳边若洪钟大鸣，转瞬天旋地转，已然晕了过去。

第二章 明月弯刀

萧布衣见到贾润甫出现的时候，没有感到丝毫意外。

实际上，他来这里，就是等候贾润甫。贾润甫看似微不足道，在瓦解瓦岗一事中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张将军有你们，在天无憾。”萧布衣轻声道，“润甫，现在李密那边情况如何？”

贾润甫恭敬道：“现在瓦岗人心惶惶，李密要杀翟让的事情，瓦岗皆闻。所有人虽慑于李密威严不敢议论，但显然人人栗栗危惧，只怕下一个被杀的对象就是自己。”

萧布衣点头微笑道：“润甫，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贾润甫感喟道：“我这些算得了什么，其实我倒要多谢萧将军才对。若没有萧将军运筹帷幄，我的这点伎俩如何瞒得过李密？家父自从被张将军救出重围后，一直都是郁郁寡欢，临死之前都是恨不能给张将军报仇。家父遗愿，在下从未忘怀，只恨有心无力，杨大人被圣上召回江都后，在下几乎绝了报仇的念头，若非萧将军执掌东都，我只怕今生复仇无望。润甫在此，替家父多谢萧将军。”

他深施一礼，萧布衣却是伸手相扶道：“对于张将军，其实我也是久仰至极，若能为他做些事情，亦是本分。”

“可笑王伯当自诩聪明，成竹在胸，让我设计陷害翟弘，没有想到却早落入萧将军的算计之中！”

萧布衣微笑道：“我现在才发现当初没杀王伯当倒也聪明，至少没有王伯当，我等计策还不能如此成功。”

返回二人相视一笑，虽是阴冷的夜，却暖意在胸。贾润甫随即将瓦岗发生的一切详细

地说了一遍。

萧布衣默默倾听，心中对那个已逝的张须陀满是钦佩。张须陀这个人，无论是死是活，都对大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亦对身边的人影响极为深远。张须陀帐下三将暂且不说，单说这个贾润甫，谁又能想到在这次离间中发挥了偌大的作用。

原来这个贾润甫本来是太仆卿杨义臣的手下，可他父亲贾务本却是张须陀帐下的一员偏将。当初张须陀将死，临死前却是送出一批齐郡子弟，贾务本就在其中。可当时贾务本亦是受伤颇重，得知张须陀身死大海寺后，亦是抑郁而终。贾润甫知道父亲的心思，一直伺机报仇，可杨义臣被杨广召回，不久亦是抑郁而亡，他只能跟随裴仁基，更觉得复仇无望。裴仁基投降瓦岗后，贾润甫一直都是巴结王伯当，暗中寻找机会。

瓦岗内乱，李密虽是竭力压制，可瓦岗军如今目的不明，根基不稳，新军和旧势力时有冲突。王伯当和翟弘两人不和，看似二人的矛盾，却是瓦岗整体矛盾爆发的结果。萧布衣当然明白这点，是以他伊始的计策是让蝙蝠五兄弟杀了翟弘，陷害李密，激发瓦岗的矛盾。翟弘若死，翟让无论是死或是离开，瓦岗都当是人心惶惶。

可这时贾润甫找到了萧布衣，说明本意，愿助萧布衣一臂之力分化瓦岗。而这时候，翟弘飞扬跋扈，王伯当对其已经起了杀心，萧布衣听及瓦岗的状况，迅即调整了计策，暂且不杀翟弘，却是设计陷害王伯当。贾润甫假意听从王伯当的吩咐去投靠翟弘，逼翟弘造反，实际上却是按照萧布衣的意图行事。

王伯当自以为得计，却没想落到萧布衣的算计之中。如今瓦岗内乱，翟弘、翟摩侯身死，王儒信断臂，翟让离开，都是王伯当意料之中的事情，却不知道亦是萧布衣想看到的结果。

萧布衣和孙少方在鹊山谈论瓦岗大势，对瓦岗了若指掌，就是因为有这个贾润甫的缘故。

这里的关键除了贾润甫，当然还有个单雄信，不过单雄信对所有的计谋并不知情，他及时赶到却是因为徐世绩的一封信。

徐世绩早早地有信写来，萧布衣找机会派人递给了单雄信。信中一来劝单雄信归降，二来却是分析瓦岗眼下的形势，指出翟让若是离开，李密必定下手，徐世绩念及当初翟让之情，只请单雄信出手救回翟让。其实没有徐世绩的这封信，单雄信知道翟让有难当然也会出手，不过徐世绩却指出只凭单雄信一人只怕无力回天。单雄信得徐世绩提示，这才找到秦叔宝、程咬金和王君廓三人，及时赶到，救了翟让一命。

在瓦岗，若论朋友最多之人，无疑是单雄信，无论瓦岗新人还是旧人，和单雄信关系都是极好，是以单雄信才能请得到这三人。

事情复杂非常，可每个步骤却都是在萧布衣的精心安排下。他连环重手来击瓦岗，攻打分化无不用极。等到明天开始全力进攻瓦岗，虽李密武功极高，手下还有秦叔宝、程咬金、单雄信、王伯当和王君廓一帮猛将，但可以预期，瓦岗四面楚歌，死守洛口仓，距离崩溃之日屈指可数。

想到这里，萧布衣心中微喜，轻声道：“润甫，你既然出来了，就不用再回去